

天游閣集

詩一

游仙五首

層臺起虛館桂柱

培木芍藥薜荔當

映戶牖明月照兩

際渺十二

瑤製危

碧

有仙人居左

王裾歡笑

靦青



奕繪
顧太清

詩詞合集

〔清〕顧太清

奕繪著

張璋編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清·顧太清 奕繪 著

張 璋 編校

奕繪 顧太清
詩詞合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

[清]顧太清 奕 繪 著

張 璋 編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插頁 8 印張 27.75 字數 618,000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3,000

ISBN 7-5325-2338-1

I·1186 定價:53.00 元

顧太清集序

啓功

論有清填詞大家者，首推納蘭成德，稍降則推西林覺羅太清夫人。夫人所作，信如唐人所謂「傳之樂章，布在人口」者。前無遜於容若，更上居然足以追配李易安而無忝，非以閨秀作家率蒙不虞之譽者也。

夫人諱春，字太清，文端公鄂爾泰之曾孫女，姓西林覺羅氏。事多羅貝勒奕繪字子章號太素者爲側室，其後卽正。吾獲見夫人裔孫次第卓然有所建樹於學術之林，搜已墜之絕緒，振民族之光輝。若襲公爵恆煦字紀鵬，精滿文，且深研女真古文字，爲今之絕學，功所曾奉手之宗老也。其子啓琮字麓漂，世其家學，爲今治滿蒙史及女真古文字之重望，知其來固有自也。

太素爲榮純親王永琪之孫，榮恪郡王綿億之子，娶夫人之堂姑爲嫡配。夫人之祖鄂昌，以胡中藻詩案賜帛，其家遂落，夫人依姑爲媵。太素暨嫡夫人後先卽世，家室齟齬，騰以蜚語，夫人遂率所出，析居邸外，其子若孫雖相繼襲爵，顯於當時，而夫人平生之崎嶇困躓，亦足見矣。

蜚語之甚者，如指襲自珍集中游冶之作，以爲與夫人投贈之箋。竊竊亭先生廣生，曾以語曾孟樸，

孟樸著《孽海花》小說，遂以鄙褻之語，形諸卷端。無論其事曾氏無從得的知，即冒翁又何從而目遇？自今言之，律許再嫁，早有明文，戀愛則更無關於禁令。辨李清照未嘗改嫁者，世多以為封建意識而譏之。而必證以確曾改嫁者，不外以為才女不貞，其用意又獨非封建意識乎？且改嫁與否，何預他人之事，又何損其詞作之光燄乎？昔日俗諺云：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」一若女子有才必無德。況女子而為詞人，豈能遂為有德者。無德之行多端，又必曲證其淫，至於公然捏造而不惜。此男子之無德，又豈在改嫁淫奔之下乎！太清夫人幼遭家難，中居簾室，晚遭蜚語，竟為不幸所叢，豈真有如昔人寓慨者所謂天意將以玉成其為詞人者乎？吾於昔時閨閣，將謂「女子無才便是福」矣！冒翁於抗戰期間著《孽海花人物志》，自稱悔以蜚語語曾氏，並責曾氏之憑空點染為無據，見當時上海刊行之《古今》雜誌。而曾書流傳，冒書不顯，謂蜚語之騰，至今未熅，而夫人之不幸，至今未已，亦無不可。

有清簾路之初，於婚姻行輩無所拘忌。無論姪為姑媵，即再隔輩次，亦非所禁，此少數民族未染宋儒陋見者。世迨叔季，忌諱遂多。《興源集慶》於奕繪名下註：「側室顧氏，顧某之女。」此顧某，乃榮邸之莊頭，蓋冒之以報檔子者，或以避獲罪者後裔之故。世遂傳說謂夫人為顧八代之後，無足辨也。

又旗下人之哈喇，漢譯「姓」也，故多屬所居部落，實類中原所謂地望。但在清世，非但世俗交往中不以加之名上，即正式官籍所註，亦常只出旗分，而不出哈喇。乾隆時或以西林代郡望以稱鄂爾泰，曰鄂西林，此偶然一例而已。近世人於夫人名字，或曰顧太清，或曰太清春，皆非其實，稱西林春，亦似是而非。然夫人自署本名，迄未一見。

紀鵬宗叔曾以夫人聽雪圖小照攝影見賜，夫人頭縮真髮兩把頭髻，衣上罩長背心，俱道、咸便裝舊式，惜其圖後題跋無存。今經浩劫，并前圖亦無從再覓矣。

又曾見惲南田畫花卉冊，逐頁畫上有太素與夫人題句。太素用濃墨，夫人用淡墨。諦觀之，淡墨亦太素所書，特略變筆勢，運以淡墨以示別。知夫人於八法似未諳熟，或以直書南田畫上，未免躊躇耳。李易安記歸來堂中讀書觀畫，獨未及筆硯之事，如此變體代書之佳話，亦足補前賢故實之所未備。又趙明誠以自作雜易安詞中，而不能掩「人比黃花瘦」句，爲古今之所豔傳。今讀太素之《南谷樵唱》，視夫人之《東海漁歌》，亦有若德父之於易安者。南谷爲太素先塋所在之地，東海或以借指渤海。樵辭取偶儷，義抑其次。而唱隨之樂，角勝之情，使小子於百年而下，尙油然而起景慕之心者，豈偶然哉！

有清親王、郡王之配稱福晉，貝勒以下稱夫人。福晉本漢語夫人徵訛之音譯，特以誌等威之差，其後五等俱稱福晉者，諛也。今記舊事，於有關故事諸辭，俱存其史實，讀者鑒焉。

一九八三年秋日，啓功謹記。

前言

清代學術之盛，人所共知。清代八旗子弟，在康、乾皇帝等人的倡導下，受漢族文化薰陶較深，其中卓有成就者，頗不乏人。如曹雪芹之於《紅樓夢》，納蘭性德之於詩詞，便是突出例證。時至嘉、道、咸、同之際，雖然清朝的政治由盛轉衰，但在吟壇上尚且有人爲繼。如滿族女文學家顧太清即負盛名，遂有「滿族詞人，男中成容若，女中太清春」之稱。而太清的丈夫奕繪，則爲將軍兼詩人，亦有大量詩詞創作，特別是夫婦二人，感情之深，酬唱之盛，更爲歷史上所罕見，成爲世人相傳之佳話。

一、太清、太素夫婦的身世經歷及家庭組合

顧太清，滿洲鑲藍旗人。本爲西林覺羅氏，後改爲姓顧，名春，字梅仙，又字子春，道號太清，晚號雲槎外史，常以太清春、太清西林春、雲槎外史自署。生於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己未正月初五日，卒於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）丁丑十一月初三日，享年七十九歲。太清善詩詞，工書畫，才貌雙全，閨門傑秀，著有《天游閣集》、《東海漁歌》、《紅樓夢影》等詩詞、小說流傳於世。

太清是清初著名大學士文端公鄂爾泰之侄甘肅巡撫鄂昌的孫女。雍正、乾隆時期，鄂爾泰和張廷玉兩派互相傾軋，鄂爾泰的門生胡中藻因爲攻擊張黨，被張黨告發他著《堅磨生詩鈔》而得罪被殺，并由胡中藻牽連到鄂昌，昌又被彈劾寫有《塞上吟》，語含怨望，因而賜死。鄂家慘遭大難，家勢衰落。鄂昌之子鄂實峯以游幕爲生，後移居香山，娶香山富察氏女爲妻，生一男二女：太清爲長女；其兄名鄂少峯，曾做地方小官；其妹名旭，字霞仙，能詩，著有《延青草閣詩草》。因此，確切地說，太清的姓氏名號應爲西林春，或太清西林春。爲什麼後來改姓顧呢？因爲太清係鄂昌的後裔，在入貝勒奕繪側室報宗人府時，爲避免「罪人之後」，僞託榮府護衛顧文星之女而改爲顧姓。由此便稱顧春、顧太清，并沿襲下來，爲人所習用。

太清的丈夫奕繪，字子章，道號太素，又號幻園居士。與太清同歲，生於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己未正月十六日，卒於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戊戌七月七日，享年四十歲。奕繪爲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之孫，榮恪郡王綿億之子。永琪之妻，爲鄂爾泰的兒子鄂弼之女，因此太清與太素本有親戚關係。由於這種關係，互有往來；又因二人皆喜愛詩詞，由詩詞唱和而相互傾慕，由傾慕而成爲伉儷。奕繪幼年聰慧，勤奮好學，十二歲開始寫詩，十五歲撰《讀易心解》，十六歲習槍劍騎射，十七歲學律呂琴瑟。博覽羣書，篤好風雅。嘉慶二十年父亡，十七歲襲爵貝勒；道光五年，二十七歲授散秩大臣，次年管宗學府；道光十年，三十二歲管理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，同年晉正白旗漢軍都統；道光十五年，三十七歲被免職；四十而亡。一生著詩詞，工書畫，喜文物，習武備，於《易》、樂、佛、道、數理

算法、工程建築，直至梵文、拉丁語，無所不涉。著有《子章子》、《觀古齋妙蓮集》、《寫春精舍詞》、《明善堂文集》（集中詩名《流水編》，詞名《南谷樵唱》）。又輯有《南韻齋寶翰錄》，并與王引之合著《康熙字典考證》等。

太清一生的經歷，時起時伏，變化很大。她十一歲之前居住在京都，因係罪人之後，家庭生活困難。十一歲之後流落江南，曾到過閩、粵，住過蘇、杭，度過很長一段流離生活，正如她在後來回憶中所說：「事事思量竟有因，半生嘗盡苦酸辛。」（《定風波·惡夢》）可以說，太清在坎坷中度過了她的少女時期。

太清二十六歲，改換姓氏，作為側室，同奕繪結婚。他們的婚配，非一朝一日而成，而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相戀和鬥爭而最後終成眷屬的。關於他們的戀愛史，奕繪在《生查子·記夢中句》和《寫春精舍詞》中的《無題》詞有詳細的記述。特別是對他們的婚姻結合，奕繪在《浣溪紗·題天游閣》中記載甚詳。詞云：「此日天游閣裏人，當年嘗遍苦酸辛。定交猶記甲申春。曠劫因緣成眷屬，半生詞賦損精神。相看俱是夢中身。」此處，一則說明了太清早年之不幸，二則說明了他們婚配之不易。太清同太素是在經過長期戀愛基礎上而結的婚，是在堅定不移排除各種阻力之下而結的婚，是在違犯皇家規定、冒着僞報宗人府之險的情況下而結的婚。他們婚姻的結合來之不易，何其可貴！

他們結婚之後，親密相處，感情甚篤，杯酒酬唱，并轡郊游，過着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。奕繪在嫡配妙華三十三歲早逝之後，既未續娶，又未納妾，和太清相親相愛，始終如一，直至四十歲病故。這是

太清一生中的黃金時代，可惜只有十四年的短暫時間。

奕繪死後，家難大作。奕繪七月七日棄世，十月二十八日太清奉婆婆之命，攜尙處幼年的兩個兒子、兩個女兒移居邸外，因無住處，不得已賣掉金鳳釵等，買了一個住處。生活十分困難，連斗米尺布的最高生活都不能維持，可見其況之慘。這一時期，如此淒寂寡居的生活，給太清帶來莫大的悲傷，精神無所寄託，倘若不是有這幾個孩子，早已尋短而去。

太清之被趕出家門，不外兩個原因：一則是她爲罪人之後，同奕繪成親即爲婆婆及家人所反對；二則可能與傳聞中她與龔自珍有曖昧關係有關。後者她堅決否認并以「亡肉含冤」相訴。

後來她的親生兒子載釗長大成人，授了爵位，家庭生活才有所好轉。男婚女嫁，才有個像樣的家庭。直至五十九歲，正室妙華所生之長子載鈞卒，因無子，由載釗之長子溥楣繼嗣，襲鎮國公，太清和子孫才又遷回榮府官邸。六十歲以後，直至晚年身體多病，雙目失明，始終不廢吟詠。

奕繪比嫡配妙華小一歲，與側室太清同歲。十五歲與妙華成親，二十六歲與太清匹配。前後生五男四女，共九個子女。長男載鈞，二女孟文，三男載欽（早歿），四女仲文，爲妙華所生；五男載釗，六女叔文（載通），七女以文（載道），八男載初，九男載同（早歿），爲太清所生。他們的府邸爲內城西南隅太湖湖畔之榮親王府，即後來之醇王府南府（俗稱七爺府），今爲中央音樂學院等單位所在地。他們卒後，合葬於房山之南谷別墅，在今北京市城郊房山區之上萬村附近。

由於太清改姓顧氏，從而引起一些牽強附會之說。其中要者，如冒廣生於《天游閣集》注中所說：

「太清姓顧，或曰吳人，或曰顧八代之裔。」據考，太清既非吳人，又非顧八代之後裔。所謂吳人者，因其小時曾在吳縣住過而訛傳；所謂顧八代之裔者，更是附會而言，因顧八代乃伊爾根覺羅氏，並非姓顧。甚至連太清的外孫敦禮臣（富察敦崇）在其《哭硯》詩所自注「外祖母（指太清）姓西林覺羅氏，鄂文端公之族人，幼育於姑母顧氏家，故又姓顧」的說法，也有不確切之處。這也是爲了避免太清爲「罪人之裔」，有意掩蓋真相而那樣寫的。

二、太清、太素夫婦的詩詞成就及藝術特徵

太清、太素夫婦，皆是多才多藝之士，尤好吟詠，寫作了大量詩詞。僅就本編所收，太清有詩八百餘首，詞三百餘首；太素有詩一千一百餘首，詞近三百首。而且他們夫婦酬唱的詩詞，也是歷史上最多的。太清從一二十歲起作詩，直至逝世前，仍不廢吟詠，她六十年左右的創作生涯，使她取得了更大成就。太清在世長達七十九年，歷經嘉慶、道光、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五個朝代，處於清代由盛轉衰時期。她既享受過滿族官宦人家的榮華富貴，又飽嘗了人世間的艱辛苦辣；既有過一段美滿的婚姻享受，又不幸地度過了長期的孤寡生活。她那豐富的詩詞創作，寫出了人生的悲歡離合，反映了社會的春秋炎涼，抒發了個人的思想情懷，繪製出一幅封建官宦滿族家庭盛衰變遷的歷史圖卷。

太清的詩詞，多以詩言事，以詞言情。她先學寫詩，後學寫詞。太清對詩詞的學習，是與太素的輔導分不開的。可以說，太素既是太清的情侶與丈夫，又是她的老師與詩友。太清開始向太素學詩，繼

而又向太素學詞。他們之間的酬唱，開始以詩和詩，在太清學會填詞之前，曾出現太清只能以詩來與太素的詞相和的尷尬局面。但是太清并不自餒，在太素的輔導下，她遍讀唐宋名家詞，刻苦學習，悉心鑽研，終於掌握了這門藝術。她起步雖晚，三十多歲才寫詞，但進步很快，結果青出於藍却勝於藍，很快便超過了丈夫，到後來太素反而不得不以詩來同她的詞相周旋。這也是太清夫婦酬唱中的一段佳話。而且到後來，太清詞的水平也高於詩，所以世人常稱她為清代女詞人顧太清。

縱觀太清的詩詞，主要特徵有三：

第一，語言通俗，文筆流暢，含意深邃，感人肺腑

太清的詩詞，語言通俗易懂，文筆簡潔流暢，不大用典，讀起來朗朗順口，絕無咬文嚼字，雕琢聲牙之感。但是往往含意深邃，文字之外見功力。如《蒼梧謠·題墨牡丹扇》云：「儂，澹掃花枝待好風。瑤臺種，不作可憐紅。」借寫牡丹之筆，來表達自己的高尚品質與個性，全篇只有十六個字，而一句「不作可憐紅」，則境界全出。再如《定風波·惡夢》：「事事思量竟有因，半生嘗盡苦酸辛。望斷雁行無定處，日暮，鵲鴿原上淚沾巾。」欲寫愁懷心已醉，憔悴，昏昏不似少年身。惡夢醒來心更怕，窗下，花飛

葉落總驚人。」這首詞用回憶的方式，寫出了少年時代「苦酸辛」的經歷，最後以「花飛葉落總驚人」作結，顯得空靈而有意境。又如她寫的《風光好·春日》，也是用的這種筆法。詞云：「好風光，漸天長。正月游蜂出蜜房，爲人忙。探春最是沿河好，烟絲裊。誰把柔條染嫩黃，大文章。」什麼「大文章」，詞中沒有說，只是到此戛然而止，任你去想象揣摩。

第二，對形與神、景與情、事與理諸範疇的處理，由淺入深，由表及裏，由近及遠，由小見大，達到了一渾然一體的境界。

太清一生寫了許多詠物、詠花鳥的詩詞，往往通過形來寫神，寫得惟妙惟肖，形神俱茂。現在來看她的《江城子·記夢》是如何來寫梅花的。詞云：「烟籠寒水月籠沙，泛靈槎，訪仙家。一路清溪雙槳破烟划。才過小橋風景變，明月下，見梅花。」梅花萬樹影交加，山之涯，水之涯。澹宕湖天韶秀總堪誇。我欲游遍香雪海，驚夢醒，怨啼鴉。」詞記夢中訪梅，寫得有聲有色，令人如見其景，如聞其香。再看《南柯子·城南看菊》：「問菊城南路，秋光又一年。草橋風景尚依然，正是黃花時節碧雲天。荒草迷幽徑，殘蘆被野田。絲絲衰柳挂寒烟，遙指半規斜日隱山顛。」她把城南觀菊的一路情景，寫得栩栩如生，讀之猶如親臨其境。

她的題畫詩詞，在其作品中也占很大比重，她的《醉翁操·題雲林湖月沁琴圖》云：「悠然。長天。澄澗。渺湖烟。無邊。清輝燦燦兮嬋娟。有美人兮飛仙。悄無言，攘袖促鳴弦。照垂楊、素蟾影偏。」

羨君志在，流水高山。問君此際，心共山間水間。雲自行而天寬，月自明而露溥。新聲和且圓，輕微徐徐彈。法曲散人間，月明風靜秋夜寒。」把一幅「湖月沁琴圖」這樣一個靜態圖畫，寫得出神入化，浮現眼前，又是楊柳湖烟，明月嬋娟，又是美人飛仙，攘袖鳴弦，又是雲自行，月自明，又是徐徐彈，散人間，最後以「月明風靜秋夜寒」結尾，何其幽雅自閑，美不勝收。

再看她的《喝火令·雪中訪雲林》：「久別情尤熱，交深語更繁。故人留我飲芳樽。已到鴉棲時候，

窗影漸黃昏。

拂面東風冷，漫天春雪翻。醉歸不怕閉城門。一路瓊瑤，一路沒車痕。一路遠山近

樹，妝點玉乾坤。」從文字藝術上看，最後連用三個「一路」，又以「妝點玉乾坤」作結，無論從形象上看，還是從意境上看，都是非常優美而又有韻味的。又如《早春怨·春夜》：「楊柳風斜，黃昏人靜，睡穩棲鴉。短燭燒殘，長更坐盡，小篆添些。」

紅樓不閉窗紗，被一縷春痕暗遮。澹澹輕烟，溶溶院落，月在梨花。」寫得多麼清新淡雅，而又有無限情致。達到了寓情於景，情景交融的境地。還有小詞《南鄉子·惜花詞》，也是寫她的心境情懷的：「一夜妒花風，吹過欄干第幾重？何事封姨情太薄，匆匆。零落深叢與淺叢。」

春冷逼房櫳，曉起開簾掃落紅。風勢未停天又雨，濛濛。亂卷飛花小院空。這首惜花詞寫得怨而不恨，完全用客觀的景物來訴說內心的淒寂與苦悶，寫得含蓄有致，境界全出。

再看她的《玉連環影·元日解九連環》：「連絡，個個環相約。解得開時，本自無纏縛。繫連環，解連環，一笑人間萬事理皆然。」此詞寫得很有意思。透過小小遊戲，由小見大，悟出一個大道理。她認為世間萬事萬物，都是相互聯繫的，就像九連環那樣，環環相扣，異常複雜多變，只有摸到它的規律，才能解得開，才能獲得處理矛盾的自由，從而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。這是多麼精采的哲理詞。

第三，不求一字一句的尖巧，而謀通篇的結構和靈氣

太清詩詞的創作，固然也有許多精采的名句，如「不作可憐紅」、「一路瓊瑤，一路沒車痕。一路遠山近樹，妝點玉乾坤」、「澹澹輕烟，溶溶院落，月在梨花」等等。但她更多的是在整篇、整章上做文章，

這就更難了。特別是一些長調，要做到一波三折，要做到一氣呵成，要做到渾然一體，則非高手不能爲之。舉兩個例子即可見其功力。

先看《江城子·雨中接雲姜信》：「故人千里寄書來。快些開，慢些開，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。別後炎涼時序改，江南北，動離愁，自徘徊。」

徘徊、徘徊、渺予懷。天一涯，水一涯，夢也、夢也、夢不見，當日裙釵。誰念西風翹首寸心哀。明歲君歸重見我，應不似，別離時，舊形骸。」此詞寫得何其多情！從接到信，是「快些開」，還是「慢些開」，這種「費疑猜」的猶豫不定之狀，極其生動、形象。地處北國、江南，時序令節冷熱多變，不知是否平安？於是動了「離愁」，獨自在思索「徘徊」，引起了心中的無限思念。如今天隔「一涯」，水隔「一涯」，不能相見，哪怕做個夢，在夢裏見個面也好，可是「夢也、夢也」，做了那麼多夢也夢不見。現在誰能知道我是站在戶外迎着西風在極其悲哀地遙望着你呀！由於日夜思念，人已憔悴，當明年你回來再見面的時候，恐怕已不是離別時的那個樣子了！太清對摯友思念的真誠感情，千言萬語，躍然紙上。從文章的結構到遣辭用字，可以說做到了字字珠璣，句句動情，而又全篇環環相扣，一氣貫通。

再看一篇寫人物之作，看她是如何刻畫的。詞爲《燭影搖紅·聽梨園太監陳進朝彈琴》：「雪意沈沈，北風冷觸庭前竹。白頭老監抱琴來，未語眉先蹙。彈遍瑤池舊曲，韻冷冷、水流雲瀑。人間天上，四十年來，傷心慘目。尙記當初，梨園無數花簇。笙歌縹緲碧雲間，享盡神仙福。太息而今老僕，受君恩、沾些微祿。不堪回首，暮景蕭條，窮途哀哭。」把一個老太監的今昔對比，寫得淋漓盡

致，寄與了無限同情。語言樸素，全篇未見什麼名句，而意蘊却很醇厚。通篇來看，不失爲佳作。

太清的詩詞創作，尤以詞爲最著名。故以上多舉詞作爲例。綜上所述，可見太清的詩詞，特別是詞，成就卓著。追溯其源，宋人法乳，采擷衆長，間途清真（周邦彥），旁參白石（姜夔），尤似二李一秦（李煜、李清照、秦觀），情致最擅長。論同代，男可與納蘭（性德）并譽，女可同湘蘋（徐燦）齊驅，不愧爲清代名家，千古名揚。

太素自幼聰穎，勤奮好學，也寫了各種題材的詩詞，有的古樸典雅，意境深沈；有的跌宕起伏，蘊藉風流；有的奇思妙想，情趣橫生。他青少年時期的作品，感情純樸，不乏佳作，論其水平，不亞於中年之作。他同太清唱和最多，也有不少其他題材的作品流傳於世。至於他的詩學觀點，除寫有《再續詩品》外，尚在《妙蓮集》自序中，追溯了詩之源流，評點了歷代名家，大發宏論，力主創新，對詩學的研究，頗有見地。

三、太清、太素著作的版本源流及編纂說明

本編所收太清的著作，有《天游閣詩集》和《東海漁歌》。

首先看她的《天游閣詩集》。據查，她的詩集有幾個版本：一是陳士可收藏的鈔本，該本雖非太清手鈔，但有太清用硃筆寫的眉批，十分可貴，現存有一、二、三、五計四卷，缺第四卷，共收詩五十二首（另有一鈔本，僅有一、五兩卷，亦不全）。二是徐乃昌刊本，分上下兩卷，共收詩一九七首，都是太清早年

的作品，篇目雖不多，但有許多爲其他版本所缺，可獲相當多的補充，亦很可貴。三是風雨樓刊本，係根據陳士可收藏本刊印，只是將第五卷分拆爲四、五兩卷，以滿五卷之數，另加少數補遺，共收詩五二七首。四是日本內藤炳卿收藏之另一鈔本，其一、二、三、五各卷，與陳士可所收藏之鈔本大體相同（略有短缺），此外補全了四、六、七各卷，形成比較全的七卷本，共收詩七六八首。這次余在編纂時，經過國內外的廣泛搜集，編成是集，其卷一、卷二、卷三、卷五，以陳士可所藏鈔本爲底本，校以徐乃昌刊本（簡稱徐本）、風雨樓刊本、日本內藤炳卿所藏鈔本（簡稱日藏本）及陳士可所藏另一兩卷本鈔本（簡稱陳鈔本）；其卷四、卷六、卷七，以日本內藤炳卿所藏鈔本爲底本。又遵太清生前所批，將十二首《柳枝》移至詞集《東海漁歌》，扣除此數，共收詩八二六首。該集爲編年體，太清的生平經歷，基本上都反映在這部詩集之中。

再看她的《東海漁歌》。據查，她的這部詞集也有幾個版本：一是陳士可收藏的鈔本，現存有一、三、四計三卷，缺第二卷，共收詞一六七首。二是西泠印社刊行的活字本，此刊本印刷精良，并有況周頤評語，爲世人所喜愛，殊不知此刊本乃爲況周頤大施刪改過的失真刊本，而且此後各家出版之版本，皆據以襲用，爲害匪淺。事情的經過是：冒廣生得知陳士可在書攤上收購到久尋未得之《東海漁歌》（三卷本，中間缺第二卷）後，隨即鈔了一個過錄本。況周頤得悉後，即將冒鈔本借去，并在此鈔本上大加刪改，全稿一六七首詞，竟刪掉八首，修改達八十多首，占一半左右，然後刪除冒廣生的眉批，加上自己的評語和五首補遺，作爲稿本交西泠印社以活字版刊行於世。這就是《東海漁歌》最早的僅收有一、三、四